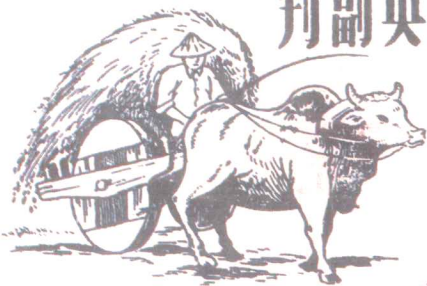


中副選集

第五輯

中央副刊

中央副刊



中央日報編印

中副選集

第五輯

中副選集

第五輯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中央日報社

發行人：吳俊才

編輯人：孫如陵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

劃撥帳號：一二二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九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序

曹聖芬

民國五十年六月，筆者承乏中央日報。請孫如陵兄來主編副刊。當時中央日報有兩個副刊：一個是衆所週知的中央副刊另一個則是「綜合副刊」。當初設計的時候，綜副的內容原以知識、趣味爲主，不過幾個月之後，中副與綜副的內容漸漸地重複起來。性質既然不清楚，那又何必掛着兩塊不同的招牌呢？因此我們作了第一個決定，取消綜合副刊將中副版面擴大一倍，每天十六批。

十六批的地位，除去標題空白外。每天大約要容納一萬二千到四千字，究竟刊登一些什麼文章呢？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副刊的任務，當然在滿足讀者娛樂性的要求。假如我們蒐羅古今中外的趣味性的文字，辦成一個萬花筒似的副刊，似乎也可以適應各種不同口味的讀者。但讀者從這種文字中所獲的滿足，祇是暫時的、表面的，像賓朋雜遯的場合，聽到一個笑話而已。要使讀者在滿足之後還能有些回味，在欣賞之餘還可能得到一些啓示，那就莫過於以文藝爲主，偶然插入幾篇啓發思想的文字，也不必嚴格規定什麼比例，祇要發

表的文章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行了。

就在這一簡單的構想之下，中副開始了它的新面目。承海內外作者的熱愛，惠賜鴻文，字數當以億計，但發表出來的不到十分之一。作者和讀者不免要問：中副編者天天珠玉滿前，究竟憑什麼標準，來定其取捨呢？

我們的標準很簡單，我們沒有偶像觀念，我們割斷了人情的困擾，我們祇是以文論文。中副編者被人指爲「六親不認，鐵面無私。」雖然有些過分，但也頗近事實；我們選擇文章，不以作者的地位、編者的好惡爲根據，儘可能以文章的好壞爲標準；縱使仍有取捨失當之處，編者自信是問心無愧的。因此，在中副的園地裏，成名的作者固有，而無名的作者更多，作品被發表了的對編者不必感謝，那是他們自己的心血發出來的光和熱；反之，作品被退回的也希望他們對編者的一片愚忱，能曲予鑒諒。

其次，談到作品的內容，我們也有一個比較抽象的標準：便是「中正和平，樂觀奮鬥。」辦副刊並非傳道，自不必每篇文章都非「載道」不可；我們也不反對文學應該反映現實；離開了現實，便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但社會現象有黑暗也有光明，假如作品所反映的只是荒淫無恥，猜疑怨毒，則無疑的將失之偏頗。而且文藝作品之有無價值，就看它是否能爲現

社會提供較高的境界，發生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引以爲慰的是中副的這一標準過去雖未公開，但所收到的絕大多數的稿件，內容上却與之暗合，這使編者獲得極大的鼓勵，也說明了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和諧的、向上的、朝氣蓬勃的社會。

在中副選集出版的前夕，筆者把中副的編輯方針作一個簡單的說明，當作序言，希望作者和讀者不吝指教。

中副選集 第五輯目錄

序·····	曹聖芬	(1)
談陳寅恪先生·····	俞大維	(1)
我看登陸月球·····	龍寶麒	(11)
學人的典範·····	左海倫	(20)
哭英師千里·····	許祖惇	(25)
鷗貉國·····	蕭繼宗	(31)
自己的路·····	陳之藩	(37)
人與禽獸·····	游復熙 季光容	(43)

春雷初動·····	周友蘭	(56)
加油三日記·····	楊燕模	(62)
愛情與人生·····	張絃	(73)
怕太太的故事·····	李振華	(80)
畫、寫的畫·····	許常樂	(87)
薩老師的趣事·····	陳志奇	(96)
致畢業同學·····	潘煥昆	(103)
風木哀思·····	寸草心	(108)
「風木哀思」補釋·····	寸草心	(130)
我家的阿婆·····	愚姑	(134)
孤兒的心聲·····	彭竹予	(141)
生命的殘缺·····	金鑫	(148)

為鄒老師祈福	張亞雲	(179)
華西壩的回憶	沈運曾	(188)
南泉往事	徐姁	(197)
蘋洲之憶	王昭然	(218)
說笑話	黃驤	(224)
我家淑女	胡尼	(233)
炊事兵之子	洪敦弘	(243)
女兒的心聲	白石	(248)
雨過天青	燕逸羣	(253)
大年初一爬雪山	老劉	(258)
耀動的國旗	顧天一	(297)
中副選集讀後感	洪炎秋	(307)
編後	孫如陵	(315)

談陳寅恪先生

俞大維

(一)

今天，承我的哈佛老同學李濟之先生，邀請本人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各位同仁約略敘述陳寅恪先生一生研究學問的方法和經過。

本人與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寅恪先生的母親是本人唯一嫡親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內人，他的父親陳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詩人；他的祖父陳寶箴（右銘）先生是戊戌湖南維新時期的巡撫。右銘先生有才氣、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辦團練時，即爲曾國藩先生所器重，數次邀請加入他的幕府，並送右銘先生一付對聯，以表仰慕。上聯寅恪先生不復記憶，下聯爲：「半杯旨酒待君溫」，其推重右銘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與陳寶箴太守論文書」，此文收入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中。本人的母親是文正公的孫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廣鈞（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與三立先生皆是好友。本人與寅恪先生可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

交，七年的同學了。

C11D

現在我略談寅恪先生治學的方法和經過。寅恪先生由他念書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學回國止；在這段時間內，他除研究一般歐洲文字以外，關於國學方面，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因是他幼年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工。到了中晚年，對他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①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人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②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

C11D

在講寅恪先生治國學以前，我們先要了解他研究國學的重點及目的。他研究的重點是歷史。目的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他常說：「在史中求史識。」因是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互為因果，及中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是他研究的題目。此外，對

於所謂玄學，寅恪先生的興趣則甚爲淡薄。

(四)

我們對傳統的典籍，大致分爲經、史、子、集四部。我們先講他對經的看法。他說：無論你的愛憎好惡如何，詩經、尚書是我們先民智慧的結晶，乃人人必讀之書。關於尚書今古文之辨，他認爲古文尚書，絕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據秦火之後，所傳零星斷簡的典籍，採取有關尚書部份所編纂而成，所以我們要探索僞書的來源，研究其所用資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結論；不可武斷的說，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們可以得見寅恪先生，雖是嚴謹的小學家，却不是偏狹的漢學家。

寅恪先生對於玄學，興趣極淡薄，上面已經說過，他甚惡抽象空洞的理論，本人從未聽見他提及易經中的玄學。

再講春秋，寅恪先生雖不如王荊公之譏諷春秋爲「斷爛朝報」，但他除認爲左傳爲優美的文學外，對公羊三科九旨之說很少興趣。對穀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嘗聽他提起過。

關於爾雅，他歸於說文一類，對孝經，他認爲是一部好書，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過禮記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禮，對於周禮，他雖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認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為一人所杜撰。而周禮中用了許多古字，要說劉歆偽撰碑文，到處埋藏，則甚為可笑。

他說，周禮是一部記載法令典章最完備的書，不論其真偽，則不可不研讀。他尤其佩服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

關於儀禮，寅恪先生認為「禮」與「法」為穩定社會的因素。禮法雖隨時俗而變更，至於禮之根本，則終不可廢。他常提起「禮教」思想在「唐律疏議」中的地位；他說這些是人應該重視的。

寅恪先生對於禮記的看法：他說禮記是儒家雜湊之書，但包含儒家最精闢的理論。除了解釋儀禮及雜論部分以外，其他所謂通論者，如：大學、中庸、禮運、經解、樂記、坊記等等，不但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采的作品，我們不但須要閱讀，且須要背誦。

次講四書。大學與中庸，原是禮記中的兩篇，不再重述。他說，論語的重要性在論「仁」，此書為儒門弟子所編纂，而非孔子親撰有系統的一部哲學論文。故大哲學家黑格爾看了論語的拉丁文譯本後，誤認是一部很普通的書，尚不如Cicero的De officiis。至於孟子一書，寅恪先生喜歡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分，及有關歷史的議論，他認為多不

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即其一例。

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唸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

(五)

「國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學研究的重心。對於史，他無書不讀，與一般人看法不同處，是他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天文志、晉書刑法志、隋書天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地理志等等。關於各種會要，他也甚為重視，尤其重視五代會要等。他也重視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誦，其他雜史，他也看得很多。這裏恕不一一敘述了。寅恪先生特別注重史識，前已說過，因此他很欽佩劉知幾與章實齋。他尤其推崇司馬溫公通鑑的見解，讀過他「隋唐政治史述論稿」者，都能看到這一點。本人認為寅恪先生的史識，超過前人，此所謂「後來居上」者是也。

(六)

因寅恪先生不喜歡玄學，在子書方面，除有關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歡

莊子的文章，也很重視荀子，認為荀子是儒門的正統。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響。他偶然也提到子書中較「僻」的幾章，例如：抱朴子的詰鮑篇，列子（可視為一部偽書）的湯問篇等等。至於其他中國一般學者所推崇的書，如論衡之類，他似乎並不很重視。

（七）

其次講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覽實難。但是凡集部之書，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別加以注意。

關於文學和詩詞。寅恪先生對文，最推崇歐陽文忠公、韓文公、王荊公、歸震川、姚姬傳、曾文正公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認為姚文為敘事條理有餘，而氣魄不夠。本人當時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評方苞文與王漁洋詩，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之句。如曾文正撰「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有「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麤兵，暮歸講道。」如此類雄奇瑰偉之句，實非所謂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見也。

詩，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雖好李太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寫「詩品」，太白與義山詩，恐怕將被列為二等了。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論再生緣」中有「論文我亦彈詞體」之句。關於詞，除幾首宋人詞外，清代

詞人中，他常提到龔自珍（定庵）、朱古徵及王國維三先生。我們可以說，詞不是他特別的嗜好。他所作的詩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弔王國維的一首長詩，流傳海內，爲一般雅人達士所愛好，也是我們這一代最好的詩篇之一。

（八）

現在我們講寅恪先生在國學範圍以外的學問。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隨La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二年，在德國柏林大學隨Lueders學習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國後，在北平，他又與剛和泰（Baron Von Stael Holstein）繼續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餘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興趣是研究佛教對我國一般社會和思想的一般影響。至於印度的因明學及辯證學，他的興趣就比較淡薄了。本人還記得在抗戰勝利後，他同清華，路過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將Stcherbatsky所著書內關於法稱 Dharmakirti 的因明學之部及Tucci由藏文所譯龍樹廻諍論（梵文本現已發現）唸給他聽，他都不特別感覺興趣。

寅恪先生又常說，他研究中西一般的關係，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及中亞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例如法國的Pelliot（伯希和）、德國的F. W. K. Mueller

、俄國的 W. Barthold，及其他國學者。然他究因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知擇善而從，故其見解，每爲一般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九)

其他邊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國學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學過蒙文、藏文、滿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茲以元史爲例，略作說明。大家都知道我國舊有「元史」是倉促修成，不實不盡的地方很多，爲後來學者所詬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學者，先後輩出，約而論之，可分爲三個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與聖武親征錄的發現。聖武親征錄的佳本，見於說郛，只有漢文本。元秘史有漢文本與蒙文譯音本。可是這一代的元史學者，功力雖勤，都不能直接讀蒙古文。代表此時期的名家，爲：錢大昕、何秋濤、李文田、張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紐察·脫察安」(即是「機密的歷史」)誤認是兩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緣故。

第二代，利用歐洲譯文，補正元代史實。洪鈞所著「元史譯文證補」，堪稱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陸潤庠在序文中說：「證者，證史所誤；補者，補史所缺。」立論精當，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僅是間接的翻譯，而非直接採自各家的